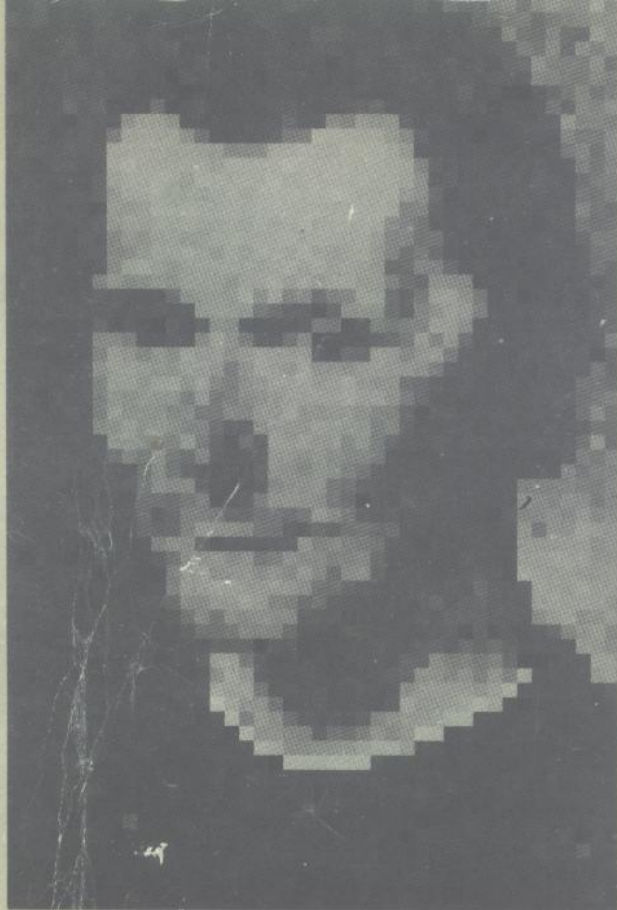


W

M

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Tr BY WANG RUIHENG & ZHANG YANG WORLD MASTER THINKERS



马基雅维里

〔英〕昆廷·斯金那 著
王锐生、张 阳 译

K835.6156/21

出版社

马基雅维里

〔英〕昆廷·斯金那 著
王锐生、张 阳 译

责任编辑：徐忠实

装帧设计：张 强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

马基雅维里

[英]昆廷·斯金那著 王锐生 张 阳译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封面印刷：新华彩印厂

正文印刷：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

736×965 1/32开本 7印张 字数 120千

1985年1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8,000册

统一书号：3007·466 定价：1.36元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委会

主 编：陈子明

副主编：张晓明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安延明 孙乃修

李 河 李旺盛

陈子明 张 强

张晓明

编者献辞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出版了，我们编委会全体成员向读者致意！你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年龄阶层和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在这里，我们都站在崇高的人类文明的精神殿堂的入口处，我们都沐浴着几千年圣贤哲人卓越睿智的思想之光。

这套丛书的价值不是我们预先完全认识到了的，而是它自身存在并向我们呈现出来的。我们编辑了丛书，然而一迄它诞生出世，我们都受到丛书精神的影响：我们悟解到，自己是生活在丛书所介绍的精神巨人的思想所改变了的世界中，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个人都打上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的烙印。

相当长的时间以来，我们接受了一种极片

228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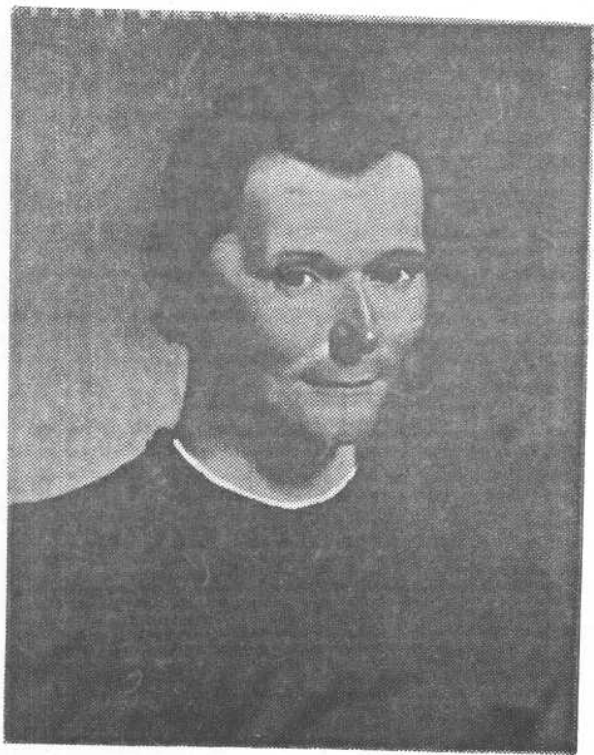
面的看法，以为只要接受了文明的最新成果就足以创立未来的理想社会。其实，人类文明演化的每一阶段，人类精神发展的每一里程，以及每一独立形成的文明系统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都会产生站在那个时代巅峰上的思想巨人。这些巨人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以及他们对于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将与人类文明共存。正象马克思是不朽的一样，黑格尔和苏格拉底也是不朽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学术界几十年来在介绍和研究世界大思想家的精神遗产方面存在某些片面性，许多人物不仅著作迄无译本，甚至连名字也被禁止提起。因此，编辑出版一套系统介绍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丛书，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其意义是毋须多说的。为了保证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水平，我们决定全部采用翻译和编译外国享有学术声誉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世界大思想家的研究和介绍性丛书，如无相应丛书，则选择其学术价值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权威著作作为译本。我们不但希望丛书能使她的读者概括地了解所介绍的人物的生平和

思想，而且希望这一了解建立在最科学的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此外，在选择译本时，我们也注意取材尽可能通俗，以便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不至望而却步。

我们都是刚刚开始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人，若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界前辈的指导，没有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的鼎力协助，丛书也不会这样顺利和迅速地问世，在此谨致谢意。

《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编辑委员会



Quentin Skinner

Machiavell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80

本书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0 年英文版译出

目 录

译序	1
原序	11
导论	15
第一章 外交官	19
第二章 君主们的顾问	49
第三章 自由的哲学家	97
第四章 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	149
书目对照	169
供进一步阅读书目提要	173
人名注释	183
译后记	191

译 序

这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昆廷·斯金那(Quentin Skinner)所著的一本关于尼·马基雅维里(1469—1527年)的传记。他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欧洲军事著作家。在国内,除了某些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作中偶尔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点简略介绍外,他的著作译为中文的,只有《佛罗伦萨史》一书。

在历史上的许多伟大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有一点显得与众不同:他既被恩格斯称赞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又长期被人误解,蒙受恶名。莎士比亚把他称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在当代的评论者中,也有人称他为“罪恶的导师”。在国内的书籍中,评论者在依据经典

作家的意见肯定其政治学说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必定把他同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相联系，认为他的这个主义“为后世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直至现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所利用，来为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

其实，马基雅维里的学说固然有缺陷，但把它指责为败坏道德、鼓吹邪恶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一种偏见。自从马基雅维里死后，有人阐发他的学说，许多政治人物从不同的动机出发，在实践中采用了他的治术。当然也有人反对他。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一词，就是反对他的人制造出来的。据史家考证，这个词出自法国人——他们饱经出生于意大利的法国王后卡德琳·德·美第奇暴政之苦，对意大利怀着强烈反感，从而制造了这个带有贬义的词，后来在世俗偏见的影响下，逐渐变成政治上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的同义语^①。而马基雅维里本人的学说同这个“主义”，并非一回事。

平心而论，不能简单地把马基雅维里看作公开主张邪恶，反对任何人类公认的道德准则的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承认，新君主表现出那些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善的品质，是最值得称

^①这一说法采用戚国淦的《佛罗伦萨史》中译本序言。

赞的。他甚至说过，当一个统治者生活得诚实而不欺骗，是多么值得称赞。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过许多不应按这些道德办事的言论。他甚至这样说：对于君主，作恶比行善有利。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人的本质是恶的。任何君主会发现，他处在一个大多数人不是善良的黑暗世界里，力图保护他自己的利益。因此，统治者如果按照道德主义者鼓吹的那些善良品质行事，就有失去自己的地位的危险。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认为，如果聪明的君主想维持他的政府的话，他的行动就有必要“与真理相反，与博爱相反，与人道相反，与宗教相反”。对于世俗的道德准则，当统治者“能做到时，就坚持正义的东西”。只是在必然性的命令下，他才背离这些美德。在许多场合，马基雅维里都把所谓“必然性的命令”理解为维护君主地位所需要的一切。从这些具体说法来看，他那些歌颂强者，宣扬暴力的主张，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为了实现统一的意大利这个最高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对于这个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者是给予肯定的，但对于“只

要动机好，可以不择手段”的做法，马克思自始就反对^①。不仅如此，透过这些似乎骇人听闻的言论，我们还可以发现他的政治思想中的合理内核，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马基雅维里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②。由此，就在政治思想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为什么说，这是“揭开了新的一页”？因为在马基雅维里以前，在政治思想领域中流行的观点，是从道德来解释政治。任何在政治（包括权术）和道德领域之间的区分，都遭到反对。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在《道德的义务》一书中就宣扬道德支配政治的观点。这一观点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者所接受，并通过他们撰写的给君主提供劝告的书籍而广为传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成了当时的人道主义者的流行谚语。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教会的支持。教会认为，即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为非作歹，图谋私利，但在来世生活中，他们仍然会公正地受到上苍的报应。然而，这同现实，特别是同当时意大利政治舞台上的暴君僭主争雄掠土，兵

①参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页。

连祸结，甚至为了战胜对方而不惜勾结外国，引狼入室的现实，相去太远了。何况，当时的意大利虽然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在政治上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马基雅维里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为了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和富强，自然不可能向这种麻痹人们思想的软弱的道德支配政治的观念求助。尽管他信仰共和主义，但现实生活却使他觉得，把实现统一的希望寄托于霸主——当时意大利各地的暴君僭主，更为现实些。因此他在谈论新君主应有的统治方式和手段时，把这些暴君僭主当作可供仿效的榜样，宣扬只要有利于实现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

尽管马基雅维里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正确”的说法有缺点，但同以往的道德支配政治观点相比，他使政治理论摆脱道德的支配，实在是使政治和政治道德观点向前推进了。我们知道，唯心历史观的一个特点是：“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迁的终极原因”^①。使政治与道德分离，拒绝用道德来最终解释政治变革，就是向科学的历史观迈进一步。无怪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

基雅维里在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观察中，不时显露出令人惊叹的天才思想的闪光。例如，他十分重视物质利益对人的行为的支配作用（“人们忘掉父亲的死比忘掉遗产的损失要快得多”——《君主论》）。他还认为，各社会集团之间在利益推动下的相互斗争并非纯粹是消极的，因为它们有助于阻止宗派利益取胜，是保持自由的“第一推动力”。他说，即使意见分歧本身是恶，然而它们是“为达到罗马的伟大所必须的恶”。

我们还要看到，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国家问题的学说基本上是从属于宗教神学的。君主的权力来自上帝的授予（君权神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从神学中引出对国家、政治等活动的说明，谈不上有关于管理国家的本领（STATECRAFT）的真正研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和历史著作在这方面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马克思曾经指出，十六世纪以来许多思想家“都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神学中引伸出国家的自然规律”^①。在这批思想家中，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这样做的。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坚持“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使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8页。

“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也摆脱了神学^①。

但是，马基雅维里在使政治理论观点摆脱道德的支配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极端：贬低和取消对人的行为的道德评价。他的主张是：只要有利于政治，管它道德不道德；聪明的君主“不会因残酷受人责备而烦恼”。

他否定道德评价的一个理由是：必然性的命令排斥它。他说，一个聪明的君主将首先听从必然的命令的引导：“为了保持他的地位”，他“必需非善良地去获取权力”。所谓“非善良的”，就是指“适合于动物”的行为方式，而不是适合于人的行为方式。就是说，为了遵从必然性，人可以象动物般行事，不必理会道德的评价。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必然”的理解上，和马基雅维里有区别。但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说，我们也不赞成他把必然性与道德评价对立起来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②。妄想靠道德来解决复杂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固然是错误的，但道德作为被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东西，也可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26页。